河流总是把人引向远方。

那时我读小学,每天都要从梓江过渡, 到对岸上学。等渡船的间歇,我常常在河边 发呆,使劲地想象河的另一端长什么模样。

我的想象常常在合川打住。因为它 在嘉陵江边,是涪江的终点。 复杂的水系里,县城而外,我也只知

道一个合川。

每当尿床,老妈揭开被子时总会嚷一 声,呵呀,昨晚上这泡尿冲到合川去喽。

天天要用几次火柴。点灯,生火做饭。 火柴"嗤拉"一声,印着三江汇流图和"合川 火柴厂"字样的火柴盒,就像一个熟人面 孔,一次又一次,在闪电里一闪而过。

1978年秋天,阴雨连绵。我提着父亲 读书时用过的竹编箱子,搭顺风车去合 川,然后经重庆去万县师专上学。

一辆到合川拉煤的东风卡车,将我卸 在了码头边。我高考成绩不错,也许是父亲 的出身问题拖累,录取的却是此前已被我 归于最烂一类的学校。很不情愿,却不得不 去。这就像棒打鸳鸯,然后被强迫去和一个 最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本来就晕车,心情与 天气一样糟,就一路呕吐,吐完梓江,又吐 完涪江。全部的乡愁,现在都留在了路上。

合川版的涪江,比绵阳或者射洪的 涪江整整大了一号。两岸密密麻麻泊满 各种各样的船。从渔舟、舢板、小货船,到 趸船、驳船、机动船、小火轮,让我对涪江 所投奔的合川不得不服气。

一只船因为臭气熏天而让我多看了它 几眼。这船的甲板上没有任何货物,只有粪 桶、粪勺之类堆在船篷外面一角。蛆虫在船身 乱爬,偶尔有一只落入水中,引来鱼儿争抢。

我突然想起,那个杀害少年英雄刘 文学的地主王荣学,就曾经是在粪船上 摸爬滚打的掏粪工。两个合川人,还是乡邻。 一个是阶级斗争土壤里长出来的红苗子,对地 主的仇恨深入骨髓;一个是旧社会过来的黑五 类,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惊弓之鸟。一个太 积极,太革命,太有斗争精神;一个太穷,太贪小 利,有旧时农民的劣根性。两个人从两个极端对 撞过来,没有退路,势不两立,无法妥协。于是, 不过是几捧海椒,竟成你死我活,给两个人都 引来杀身之祸。

刘文学和王荣学,从识字之初就被 反复说叨的故事,其发生地当然让我刮目 相看。事实上,合川也比我的射洪繁华许 多。离开这个叫鸭嘴的码头,进城,一条石 板老街热闹非凡。弹花匠在弹棉花,补锅 匠在给铝锅换锅底,皮匠在用楦头为鞋子 定型。印象深刻的是收荒匠。他一路吆喝: 有破铜烂铁——找来卖钱!有废书废报 -找来卖钱!有打不响的鸟枪---嫁 不脱的婆娘——找来卖钱!人消失好久 了,他的尖锐的声音还在城里回荡。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在白塔下的街 边吃面,杂酱面。穿绿色灯芯绒衣服的面 店女老板,年轻,且容貌姣好。听说我是 大学新生,很羡慕,说我妹妹差了五分没 有考上,大哭了好几次,至今还不愿出门 呢。说着,又向我碗里添了一勺肉臊。

端着面碗,看涪江就在面前流淌。流 到合川的涪江还是涪江,我丝毫没有觉 得生分。它从李白的青莲场流来,从我的 出生地金华镇流来,从陈子昂长眠的龙 宝山下流来。——它依然像一个乡亲,让 我在他乡的合川老乡见老乡。

第二天,我在鸭嘴码头上了红卫号 小客轮。轮船在嘉陵江上"突突"地吐着 黑烟,向重庆驶去。

行前,母亲正重病住院。同病室有一个巫 婆一样的老太太,包着黑色丝帕,耳边飘摇着 一簇银发,有几分道骨仙风。她盯着我看了一 阵,对母亲说,你这个儿子要走很远的路,越 远,越有出息。这次到合川已经够远了。到重 庆顺流而下万县,更远,还有一天的的路程。

合川越来越远,我心渐渐释然, 万县(现重庆万州区)被我视为第二故

乡,它也是我生活的最远点。不过,师专毕 业,分配江津,再调绵阳——几乎就在家门 口工作。终于没有能够走远,成为我碌碌无 为的一个现成的借口。

猴年暮春,我再次来合川。

官方的接待晚餐之后,几个川渝作家相 约,聚于老码头。雨下得没完没了,茶馆酒肆 早早地打烊。夜色与雨幕还模糊了一切景物。 现代化的码头,打造过的老街乃至这个时代, 在这个雨夜里都变得虚无。只有这个老菜馆 灯火通明,真实地存在。并且,四十五度的 "钓鱼城"酒,让它像微醺的文人一样兴奋。

当然有菜。主菜是一条不小的鱼,据说 来自涪江。鱼像是睡着了。青花盘子是它的 豪华大床,身上铺了层刘文学保卫过的那 种红辣椒,像喜气洋洋的红花被子。不过, 大家天南海北侃侃而谈,感觉像在成都,在 重庆,却忽略了合川和它的这一条鱼。

出门,雨小了。这时,我看到了披挂 了灯光的白塔,像一支笔插在合川的高 地上。这个早就脱胎换骨,让我完全失去 方向感的城市,因为白塔,我终于确信自 已回到了39年前那个原点

它像是那年我在彷徨中插下的一个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作家 协会主席团委员)

科技城上空的光

□ 雍明远(绵阳)

科技城上空闪烁着 一道耀眼的蓝光 照亮了绵州大地 带出了泥土芬芳 八千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如颗颗星星被点亮 沐浴那道道蓝色光环 绽放着万丈光芒 军民融合 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催生高新科技 如雨后春笋

辽宁舰入列 新航母下水 东风21D核战略导弹 空预警机系列 翼龙、彩虹察打一体机 系列国家尖端武器 跃上世界科技先进行列 纷纷亮相登场 拒虎豹、打豺狼 确保祖国荣盛繁昌

似潮水奔放

钓渔岛维权 亚丁湾护航 南海岛兴建 守万里边防 科技成果处处捍卫祖国边疆 亮剑沙场 阅兵朱日和震慑敌顽 科技兴国 万众创新锤镰耀 巨龙之势喷涛吐浪 党中央的关心 国务院的号召 科技城建设推进迎来强劲东风。 新的征程上谱写优美乐章 绽放新的辉煌

(外一首)

□ 张英之(绵阳)

面对一匹马 我不知取怎样的名字才般配它 我在家,给它青草和野花 梳理它的鬃毛 一边摘掉虱子,一边轻抚它 给它月色和木瓜



没来得及,穿越 夏日的暴雨、雷电、亮丽 只好穿越秋的叶子 和窃窃私语

蝉和蟋蟀都是运动健将 用歌声在穿越 可是,它们一直嚷嚷 根本没有界线、沟壑 怎么可以……



建平万寿菊 (李鑫

摄

文艺评论

-种关于爱的诗歌艺术

绵阳当代诗歌创作论之张晓林

绵阳时。因在军旅生涯中写出了一些优 秀的诗歌作品,成为小有名气的军旅诗 人,张晓林转业后成为文学鼎盛时代不 少文学中人歆羡不已的文学期刊编辑。 30多年的时光仿佛雷雨前的一个急速 闪电悄然远逝,当年朝气蓬勃年轻帅气 的张晓林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男人。 同时,作为诗人的张晓林也力显出成熟 诗人的艺术气质和美学风范,先后出版 了《这方水土》《在爱中你将不朽》《轻轻 地走近你》《梦幻伊犁河》《如此心动》五 部诗集,还发表了众多系列性的组诗,奠 定了他在绵阳当代诗坛的地位。

与雨田的现代诗书写所彰显出的 沉雄而健劲的诗歌艺术风格相比,张晓 林是另一种类型和意义的诗人,不仅在 诗歌体裁的选择上表现出对散文诗创作 的始终不渝的坚定执著,而且在艺术风 格上显现出非常浓郁的传统意味,又不 失现代诗学意义的精神养分和理念创 新,尤其是诗人在情感表现的色彩、亮 度、涵义、意向、质地等所抵达的纯粹性 和洁净性的程度,可以说在绵阳当代诗 歌的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凤毛麟角。当然, 更为关键的还在于,诗人的诗歌创作是 一种关于爱的艺术的思想表达和价值呈 现,这种爱指向了一个含量丰繁的广大 世界存在,涵盖了爱情与人生、乡土和城 市、自然和大地等众多方面的内容。传递 对于乡土的沉沉爱恋、表达对于纯贞爱 情的颂扬、书写自然山水的美轮美奂,便 如三支爱乐交响于他的整个诗歌世界。

传递对于乡土的深沉爱恋,是张晓 林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诗歌的第 一性是属于土地的,是从大地沃土上蓬 勃生长出的第一棵茁壮的心灵稻谷。缓 缓地走进诗人在散文诗集《这方山水》 《梦幻伊犁河》中所构筑的乡土世界,无 论是他的第一乡土世界——蜀地乡村溪 流里的那份清新雅致,土壤里的那股潮 湿情愫,稻谷里的那些温润馨香,人性里 的那种朴实仁厚;还是他的第二乡土世 —伊犁河水的清冽和甘甜,大西北 沙漠的色彩和内涵,戈壁滩的荒凉和冷 酷,雪山之巅的洁白和梦幻,无不是诗人

人摇曳灵动的笔下,每年一度的麦浪潮 涌和稻香弥漫,沉淀于心的夕阳余晖和 月光朗照,深入骨髓的泥土气息和乡村 味道,以及大漠的皴染与浸润、草原的亲 拥与抚慰、雪峰的雄浑和威仪、戈壁的支 撑和砥砺,这些都仿佛一个个能指丰盈、 隐喻深沉的意象群落,为我们描绘出一 幅幅诗意化的中国乡村图景。在这样的 乡村图景中,我们虽然看不到诗人的富 于标识意义的诗歌旗号和先锋前卫的诗 学观念,但却表现出一种最能够亲近乡 土亲昵故园亲善大地的情感深度和精神 深度。不仅如此,它们也从另一个审美维 度对我们进行了一种正向意义及其价值 的宣示:诗人是一个灵魂非常本真、心地 十分纯正的人,绝不对乡土世界本有的 朴实与仁厚进行一丝一毫的歪曲,对大 地母亲自在的情怀与奉献进行无中生有 的诟病,自始至终葆拥了在思想和精神 向度的纯贞、康正、健硕,从而无限地趋 近诗歌艺术的正本和洁质,在艺术表达 上也超然于那种浮华虚真、情意骄矜、机 巧伪饰、空枉指涉的精神病象。

《在爱中你将不朽》《轻轻地走近你》 及《如此心动》里的部分诗歌,则主要是 表达诗人之于纯贞和理想爱情的馨香吟 唱。人生在世,难免爱与被爱,或者不爱 与被不爱这样的爱情生活际遇,只是因 为各自在情爱对象、心理认同、价值取 向、审美判断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而显 示出不同意义的幸福或者痛苦的内质。 作为以日常化生活意义为主导的人,通 常是把对爱情的具体获得作为衡量自己 幸福的标准,甚至视为血脉承续、家族延 伸的生育文化指称。对于诗人来说,他们 对于爱情获得感的认知就不仅仅限于 此,更深深地浸透于他们对爱情意象的 审美发掘和对诗歌文本的艺术创建之 中,这种富于审美意象、艺术价值和哲理 蕴涵的爱情,尽管漫溢着浓郁的柏拉图 式精神恋爱的意味,却是诗人们一直乐 此不疲的事。对于一直探寻和追求纯贞 和理想爱情的诗人张晓林而言,他更多 的是将爱情的描述置于艺术精神的界域

和审美意义的内层,所以在他情文相生

初识张晓林,是在30多年前他刚到 审美感知和精神观照的对象。所以在诗 的笔下,爱情是《轻轻地走近你》时的柔 软甜蜜,是《你的呼唤让我不由自主》的 心跳加速,是《想你来看雪》的美丽期盼, 是《有你在身旁》时灵魂深处的宁静,是 《默听你走向我的足音》时的内心欢悦, 是在被你《小小的甜蜜折磨》后反而会获 得更多更大的甜蜜……在诗人看来,只 有获得了这样一种爱情,我和你,以致我 们这个世界才会终将不朽。一个男性诗 人把爱情写得如此缠绵悱恻、温润细腻、 单纯唯美,的确是极为少见的,不仅令许 多诗歌接受者出乎意外,乃至于生出不 少质疑。但这就是作为诗人的张晓林的 爱情境界和精神品格,宁愿一意孤行地 将自己彻底沉入吟唱真纯、馨香、唯美爱 情的理想忘川,也绝不向深重的物质现 实屈逢

> 描绘自然山水的美,透视山水文化 之于人类生活和诗歌艺术的价值,也是 张晓林诗歌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五月的窗帘》《珍藏的时光》《草坡上的 阳光》《在天长地久的王朗》《天堂九寨 沟》《舞蹈的山脊线》等,便是这类题材 中较为优秀的诗篇。在这些诗歌作品 里,诗人将自己的身心彻底放牧于大自 然,或是信手捡拾自然山水里的一玑一 珠,或是精心捕捉大自然的一个个生命 细节,或者是从容自若地俯仰于偌大的 自然世界,无论是一棵孤独的小草、一 条平淡的山脊线,还是雪花飞舞的隆冬 场景、阳光浸润的山坡草坪,抑或是对 自然圣殿的私密追踪、对山水王朝的由 衷景仰,都经过诗人的情感过滤和审美 描述,逐一成为诗意曲谱上的一个个美 丽乐音及其旋律的变奏。遗憾的在于它 们的审美特质有所不足。

当时下一些作家刻意搜寻各种与这 个世界构成紧张关系的现象,以此标榜他 们之于现实世界的理智和清醒,并假借异 质性内容的文学描述来凸显所谓的审美 批判精神。张晓林却以这种关于爱的诗歌 艺术来表达他同这个世界的善美关系,以 及在审美精神向度上的彼此达成,不仅给 人们当下的审美伦理以提醒,而且以爱的 艺术召唤人们对于善美世界的追求。

(作者系绵阳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克非老师二三事

已故著名作家克非长期在 绵阳工作、生活,不少绵阳文友 都有缘见到他,并聆听他的教 诲,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也曾数 次面见克非老师,并在创作道 路上得到他的鼓励。

克非的代表作长篇小说 《春潮急》出版时,我还在读初 中。那部书的背景是川西北一 个叫梨儿园的地方,原型就是 现在安州区的几个乡镇。一天, 父亲拿着一部新书《春潮急》给 我看,说是在地委工作的朋友 刘绍祥写的,扉页上写着"赠给 熊本源同志",签名是"克非"。 父亲告诉我,克非,就是克服非 无产阶级思想的缩写。我那时 小小年纪,作文还算出色,父亲 就说要带我去见刘叔叔(克 非),向他学习写作。几天后,父 亲带着我,在老绵阳地委,现在 的红星街涪城区委对面,见到 了刘叔叔(克非)。这就是我第 一次见到克非老师。他个子比 较高,长得有点瘦,说话语速 快、口音重,不太好懂,后来才 知道他说的是眉山话。他对我说 了一些勉励读书的话,还说想写 出好东西,要把语言丰富了才 行,我大概记得,他说《水浒传》 里描写武松打虎,武松举起醋钵 大的拳头,雨点般的打下去,还 用手比了一下醋钵的大小,又说 拳头要分多少种,女子的、小孩 的、秀才的……遗憾的是当时我 太小,没什么文学和写作的概 念,总之自己能理解到的太少。

1984年,我参加了《剑南文 学》杂志社举办的首届"讲习 班",克非老师来上课。他讲写作 的技巧,讲《红楼梦》,但我最记 得的一句话:"我们眉山出才 子!"这是多么的自豪!他讲,苏 东坡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 家,是眉山也是四川的骄傲!朱 德元帅曾为眉山三苏祠题词: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 传千古,峨眉共比高。"克非是眉 山人,也许从小就受到"三苏"的 文学熏陶,自己也出了大作,学 员们都拍手叫好!教室里一片欢

笑,以至于"眉山出才子"这句话 后来成了绵阳文坛朋友们跟克 老开玩笑的一句经典台词。

《春潮急》出版不久,收音 机里面就开始播诵了,那时没 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少,大人 小孩们天天准时聚集在院坝 里收听,是一大乐事。书里面 的人物如"加钢黄鳝"、"徐锅 巴胡"等,坏得"剜骨捞髓"的, 还有一些川西地区的经典方 言,一时广为传诵。后来《春潮 急》拍成电影,现在网上都搜得 到。导演张凤翔曾在电影《上甘 岭》里扮演政委,他导演的电影 《三进山城》、《玉色蝴蝶》也很 有名。我和张导的儿子一禾是 朋友,他也是导演,执导过电影 《彭大将军》等。我出版的第一 部诗集《忧郁的情歌》,序就是 请张一禾写的。有次一禾请几 个影视圈朋友到他家相聚,整 了点卤菜花生米,喝点"铛铛 酒",正在兴头,一禾突然对我 说:"小庆,别动!"我们都不明 白什么意思,他笑着解释说: "你坐的这个位子,这个姿势, 就是当年克非给我父亲(张凤 翔)讲《春潮急》姿势。"知道了 克非老师还给导演讲作品,真 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把诗集《忧郁的情歌》敬 赠给了克非老师。他对我说了 很多鼓励的话,特别说,他喜欢 看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有很 多新鲜的想法,尽管有时写作 技巧不成熟,但技巧可以放在 第二位。后来,我还见过克老好 几次,不过都是在公众场合。他 幽默风趣的话语时常让人莞 尔,是大家而平易近人,如坐春 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前几天我参加绵阳散文学 会的活动,遇到文学老前辈文 然先生,还说起克非老师,说起 《春潮急》卖了好几百万册的 事,文先生说:"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事实。不像现在有的作者, 卖不脱就送,送都送不脱,牛皮 还吹得大,跟克非能比吗?克非 有才,都必须服,不服不行!'

猴匪猴趣

暑期的一天,峨眉山中猴 子坡前

"前面有猴子!大家快跟上 来,搭伴走……"游人的吆喝让 我们加快了脚步。"呼哧呼哧" 竖杆慢杆 上去一看 果然到了 大家又爱又怕的猴儿山。大大 小小的猴群们或稀疏地蹲在坡 沿栏杆上,或三个五个横满前 面的石梯,不声不响用肢体语 言告诉行人:留下你们的买路 钱吧,就不难为你们了。

见大家似乎没反应,一只 可能喜欢用武力讲话的"猴老 大"蹲在栏杆上,不耐烦地冲我们 吡起了它那难看而可怖的利牙, 并发出"嗷"的一声凶啸……吓 得人顿时毛骨悚然。大家屏声 静气护着包、握紧棍,如临大 敌,贴着崖壁鱼贯前行。

既然不合作,一位"猴夫 人"优雅地踱了下来,像领导视 察民间,眼神从容而锐利,对大 家箭在弦上的表情视而不见, 快速而专业地检阅着每个人的 随身行李。瞬间它的眼睛便定 格在了我手上挎的鲜艳而有着 卡通图案的透明书包,里面装 满了花花绿绿的洗漱用品。隐 藏已来不及了,眨眼间母猴靠 近了我,双掌向前一搭,随着我 一声尖叫,这家伙轻而易举就 将猎物掠下,更准确地说是我 识时务地赶紧缴械了。

这东西真是猴急,正欲就 地对猎物展开"暴力",孰料后面 压阵的男士挥舞竹棍,如孙悟空 打白骨精,呼呼的"金箍棒"使 出,一顿喝斥,小命受到威胁,猴 王猴后还不是落荒而逃!

惊魂甫定地拾起包,掸了 掸,我定定神,严肃地告诉猴 群的"余孽"们:"这是洗漱 品!不是食品!就尔等这眼神 儿对得起你们老祖宗的火眼 金睛吗?"猴儿们愣愣着,许 是对一根根蠢蠢欲动的棍棒 有所顾忌,许是觉着跟这拨人 马也捞不着什么油水,一个个 或远或近地瞪着我们也不敢 轻举妄动了。

咱队伍可没放松警惕,我 把这招风的包塞给男士,紧紧 抓住前面游客的背包,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全身每个细胞严 阵以待,踩着前人的脚步比肩 接踵一寸不落, 有序迅速地往 前"突围"。不知急行军了多少 里,也不知爬了几道拐——总 算撤出了虎视眈眈的猴儿区。 在一处长廊里我瘫下来吡眉咧 牙地喘气,揭下鞋,揉着脚…… 才发现汗水又湿了衣衫。

8岁的女儿和她的同学却 乐不可支,挤眉弄眼编起歌儿 来:山里有个洞,洞里一群猴, 猴子抢包包,吓得人人跑…… "跑"字还未落音,"猴子!"循着 孩儿们的惊叫望去,左侧山崖 一棵高大的树杈上蹲着一只不 知从哪冒出的毛猴,正垂涎三 尺地盯着长廊柱边倚着妈妈怀

里吃饼干的小雯雯,伺机攫取。 小家伙也发现了那双"绿眉 绿眼"的目光,吓得本能地将手 中的饼干一下捂于怀里!说时迟 那时快,只见那瘦瘦的猴儿"噌' 地一下飞将过来,踩在妈妈肩 头:叫你不给我吃!叫你不给我 吃!……冲着小女儿滑嫩如蛋白 的小脸"啪啪啪"就是愤怒的几 巴掌!没等母女俩回过神来,这 猴精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 过饼干夺路而逃,眨眼间即遁于 林子深处不见影踪。

众游客皆目瞪口呆!

待大家哗然而乐时,可怜的 小雯雯才从惊惧中反应过来, "哇……"小小白白的脸儿上黑 黑污污的猴掌印隐约可见。惯 犯!这家伙的定是个惯犯。

真是一群古灵精怪的猴儿 啊!喜欢它的孩子气,却又恨它 的不分青红皂白,犹如把爷爷 奶奶累得半死的调皮孙儿,让 人见不得又离不得。

山中风景气象万千,峨眉 山猴儿的妖气和路匪般的张 狂,给我们的旅途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我想要是登山中没 了自然界的这种猴趣,该是多 么没劲。

